



大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1 October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6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

目录

议程项目 5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领土)(续)

听取申诉(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股股长(srcorrection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17285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5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领土)(续)

听取申诉(续)

1. **主席**说,根据委员会的惯常做法,请请愿人在请愿人席位就座,并在发言后退出。他提醒所有发言者遵守礼貌,不要发表个人评论,只限审议中的议程项目。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71/7)

2. **Lakhrif 先生**(摩洛哥议会议员)概述了他在公职中作为撒哈拉人的职业和经历。他说,他有权在国家国际各级代表所有通过普遍无记名投票选举他的撒哈拉人讲话。的确,只有经透明和民主选举的撒哈拉人,才能代表撒哈拉人民。另一方面,萨基亚阿德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对此没有资格,特别是因为大多数撒哈拉人居住在摩洛哥南部。他预测,这些撒哈拉人将踊跃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显示民主和对摩洛哥领土完整的承诺。

3. **Dethomas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人道主义援助必须与政治分开,难民登记是国际保护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可能关注的人的权利。他提到欧洲反诈骗局(反诈骗局)报告的调查结果,他说,在廷杜夫难民营中一直没有登记撒哈拉人,导致为这些难民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过剩,因为援助是根据阿尔及利亚当局提供的不准确数字提供的。因此,不予登记方便了长期欺诈现象,有系统地把剩余物资转到撒哈拉以南市场,这正说明波利萨里奥阵线参与其中,令人震惊地把持这些难民,令其长期营养不良。廷杜夫人口登记不仅牵连捐助者的信心和对人道主义法的尊重,而且还需要更加透明,借以持久解决已经影响其发展的困扰的这一区域的冲突。

4. **Eads 女士**(国会山祷告伙伴)提到在廷杜夫难民营中撒哈拉青年受教育机会减少,她说,教育不再是

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优先事项,波利萨里奥更侧重盗用国际援助,包括用于教育目的的国际援助。因此,教育给人们带来的对未来的希望,化为年轻人的无望和沮丧,有时导致参与有组织犯罪,最终是依赖政府和外国援助获得生活必需品。转向自力更生将扩大青年的选择,促进他们适应民间社会,从而为人民带来好处。只有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撒哈拉人接受教育,看到自己并非是受害者,才可能取得进展,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必须强调教育是解决办法的一个手段。它将让撒哈拉青年发出声音,决定自己的未来,让他们与摩洛哥青年同胞平等地交流。

5. **Gil Garre 先生**(国际安全观察所)回顾了波利萨里奥阵线过去对西班牙公民的恐怖主义攻击,说,它目前参与有组织犯罪和地方恐怖主义,可能加剧萨赫勒地区现有的暴力和不稳定;圣战组织企图加入西撒哈拉冲突,促进自己的目标,这构成了更大的危险。摩洛哥提出了民主机制,提高了该国的透明度和对人权的尊重,但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一直在廷杜夫营地中绑架、折磨或监禁任何反对者,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因此,委员会应有效地领导各方努力达成解决方案,例如摩洛哥在 2007 年提出并经安全理事会认定为认真可信的自治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将通过建立法治和尊重迄今为止波利萨里奥阵线不断侵犯的所有人权,促进区域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6. **Cameron 先生**(世界难民行动)说,独立观察员长期以来一直意识到有系统地贪污捐赠用品,只满足廷杜夫难民营中难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一系列卫生相关统计数据令人吃惊,说明难民深受虐待。他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努力追究贪污罪行背后的犯罪集团,其中一些人怀疑是“内鬼”;另有人则猜测,营地居民没有得到充分照顾,这是蓄意削弱和控制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只有阿尔及利亚当局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制止那些以牺牲廷杜夫居民健康为代价的受益者,进行可靠的人口普查,以便准确评估难民营中的援助需求。只有健康的人才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表示支持摩洛哥的自

治提案，认为是持久政治解决区域内目前争端的最佳实际方法。

7. **Rosemarie** 先生作为国际法专家以个人身份发言，同样支持这一建议，他认为该建议是公平和灵活的，因为它强调根据撒哈拉人民的真正需要进行谈判，实现自决。该计划具有远见，也进一步保证撒哈拉人在区域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不受歧视或排斥。可以相信摩洛哥能够兑现这项建议，正如在其历经艰辛苦难之后，为全体人民和平实现持久民主改革和经济增长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他援引联合国王国最近“脱欧”投票的结果，提醒西撒哈拉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脱离稳定和成熟的经济，而去面对经济独立后的不安。他表示，这只会给人口少、经济弱的领土带来灾难。

8. **Martínez-Campillo**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提到过去撒哈拉游牧部落对摩洛哥王位的古老效忠，赞同摩洛哥关于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建议。他认为这一建议可行，充满智慧和而且现实，是要将撒哈拉人口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充分融入摩洛哥社会。事实已经证明，自治加一体化，是在其他地方实现民主、公共自由和法治良好模式，经受了考验，而且也是对国家主权的新挑战的回应。摩洛哥力争迎接这一挑战，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和性别平等、平等机会和消除贫穷而努力。此外，它还做出响应，提出解决方案，将其纳入《宪法》，承担这一使命。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项受人欢迎的建议化为现实，造福于撒哈拉人民和区域。

9. **Huff** 女士(国际教育儿童组织)说，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长期盗窃用于廷杜夫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她作为援助负责人，负责任地说，十年前便有援助物资失踪——这揭示了腐败，并预示着如被赋予更大的行政责任，只会失败，因为它显然在追求私利，而非其口口声声说的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历史上充满了腐败领导人的例子，这些人赢得了独立，掠夺祖国资源，中饱私囊，牺牲人民的财富。她借用一位非洲历史学家的话，询问在廷杜夫难民营中是否

有为撒哈拉人民谋福利的可信的谈判者，或是其基础已经塌陷。

10. **Pearson** 女士(保护家庭)说，在孤立难民营中经历隔离，超过 40 年的人不符合联合国关于难民的定义，这基本上排除了与俘虏者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波利萨里奥阵线利用营地居民作为人盾和人质，克扣联合国批准的援助物资，资助其游击队。联合国既没有盘点，也没有跟踪运往营地的援助物资。此外，令人耻辱的是，成千上万的营地居民得不到援助残疾人的物资，因为其丢失在失踪的集装箱中。因此，她恳请服务残疾人士的人员将遣返纳入他们的工作，并补充说，应将撒哈拉人护送到难民营以外，与其家人团聚，并按照摩洛哥提出的自治计划让其在自己的家园实现自治。

11. **Lygeros** 先生以教授和战略分析家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阵线缺乏代表性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无法通过与有组织结构的实体开展建设性对话，解决西撒哈拉的冲突。波利萨里奥阵线继续隐瞒廷杜夫难民营的难民人数，其新任秘书长本身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在西班牙犯有前科，也非民主选举产生的。这种代表性是人权维护者所不能接受的，并且对目前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也造成了影响。事实上，许多非洲联盟成员已撤回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承认，呼吁非洲联盟暂停共和国的资格，为摩洛哥返回联盟铺平道路。这些事态发展为非暴力解决冲突和解救廷杜夫人民于极权主义的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不人道和极端影响指明了道路。

12. **Uddin**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被遗弃的冲突，需要国际上的注意，以防止灾害。她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解决这场冲突，结束无辜人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的痛苦，这令人心痛。她想知道用什么标准作为向廷杜夫难民营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依据，而难民人数却无人知晓。她问，为什么联合国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负责分配和监测援助？她同意，摩洛哥自治建议是滞留在廷杜夫的撒哈

拉人的最佳自决道路；鉴于该地区的动荡，她敦促安全理事会立即解决冲突。

13. **Chavez Cossio 女士**以律师、政治家和秘鲁前议员身份发言说，令人遗憾的是，自 1973 年以来，阿尔及利亚通过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继续大力阻碍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合法领土要求；近年来这一要求吸引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包括秘鲁政府的支持。此外，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虚构的实体，缺乏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三个要素，即居民、领土和主权，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或拉丁美洲涉及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区域间合作论坛成员，而且仅在两个月前，还被非洲联盟大多数成员所否决。

14. 在廷杜夫难民营，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手下的生活不稳定，每日发生侵犯人权行为，这与摩洛哥南部各省撒哈拉人民享有的自由和福祉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其中 70% 的人在 2015 年参加了市政选举。欧洲反诈骗局报告暗示，阿尔及利亚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中贪污本应送达廷杜夫被俘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另一方面，在伪装成宗教的恐怖主义威胁更甚的世界上，摩洛哥是全球和区域和平的盟友。摩洛哥关于撒哈拉各省自治的建议值得支持，是解决阻碍马格里布发展和一体化的这场人为冲突的最终方法。

15. **Stame Cervone 女士**(国际民主妇女中间派)说，她自己从逃离廷杜夫难民营的人们那里收集的证词，说明了 40 多年来在这些临时营地中被拘留为人质的家庭的悲惨情况。任何人生活在这种可怕条件下，经受沙漠的炎热和严酷，而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总是受苦最深，能够活下来，的确是个奇迹。人们被波利萨里奥民兵包围，无法逃跑，营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人们默默忍受，天地无声。她描述了波利萨里奥阵线侵犯营地居民人权的三个典型案例，其中两个案件已提请联合国注意，迄今为止没有得到答复。第三个案例涉及前波利萨里奥阵线警官遭受酷刑，被驱逐到毛里塔尼亚，但也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16. **Daoudi 女士**(撒哈拉媒体中心)说，非政府人权组织经常呼吁摩洛哥政府释放在拆除 GdimIzik 抗议营行动期间被捕的囚犯，但一直没有提及 11 个摩洛哥受害者，他们的喉咙被割断。那些非政府组织为之辩护的示威者，幸灾乐祸，践踏受害者尸体，让人联想到因特网视频中看到的世界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当然，参与拆除营地的手无寸铁的安全人员和平民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救护车帮助他人，都受到国际法的保护。非政府组织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要求释放侏子手，而不考虑受害者家人的感受，不谴责折磨这些受害者的行为？在这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无所作为，使人们怀疑其客观立场和公正态度，因为死者同样有权获得公正。暗杀者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对其罪行承担责任。

17. 此外，在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区，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武器毒品贩运网络；摩洛哥保安部队最近才刚刚发现。

18. **Domingues Rodrigues 先生**应欧洲几个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要求，作为比利时律师以个人身份发言说，现有的监测工作是为了防止一些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确实盗用给廷杜夫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但不幸的是，监测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有效，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毛里塔尼亚又发现了援助物资中的大量食物和药物，这些情况无疑只是冰山一角。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欧洲两个人权组织在阻止欺诈的措施之外，又提出了第三项措施，将欺诈者绳之以法，并在廷杜夫难民营进行人口普查，以计算所需的援助，在没有中间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向合法受益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他希望委员会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协助，确定阿尔及利亚当局向为撒哈拉难民购买的当地产品征收 100 万欧元的增值税，是否以某种方式用于难民，而不让他们受到进一步惩罚。

19. **Laaroussi 女士**以民间社会活动家的个人身份发言，回顾了 2015 年 11 月的历史性一天，当日，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重新致力于南部省份的发展模式，让撒哈拉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她还说，民主

选举的区域官员享有合法地位，是这些省份居民在国家机构和国际社会的真正代表。简而言之，只有撒哈拉人民在自由选举中直接选举的人，才有资格代表撒哈拉人，并监督地区发展，造福居民。在 2015 年举行的市政选举中，撒哈拉人赢得了各种席位，包括营地前居民当选为议会领导人。正如国王所说，先进的区域化已经化为现实，而且设立了体制和特权，给予推动。此外，简政放权也是摩洛哥明确解决领土冲突建议的补充。摩洛哥欢迎所有公民，力求一切向前看。

20. **Bouchakouk 先生**(公民与人的发展协会)提到最近提名波利萨里奥阵线新任秘书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总统时说，他是这些职位的唯一候选人，参加他的假选举的缺席者无人对他投反对票。他们害怕自己和家人遭受秋后算账，如果他们敢于反对的话，这正证明波利萨里奥阵线内的铁的纪律。这些选举结果的数字与营地居民的数字一样；居民人数记录 40 年不变，好似没有新生儿出生，或有人死亡。他不知道为什么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尽管是一个幻影，不有组织地举行普选，并且还回顾说，西班牙当局通缉新的终身总统，因为他被撒哈拉人几十年前指控严重侵犯人权、强奸和性虐待，但他通过阿尔及利亚上司的保护，逃脱了干系。这就是呼吁委员会给予支持的波利萨里奥分离主义领导人的本性。

21. **Aidara 先生**(塞内加尔，达喀尔，恐怖威胁、激进主义、犯罪风险和分析外交战略观察研究中心)说，一个不能履行义务的国家，实际上不是一个国家，如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所示；一群人在该国自称为领导人，在另外的地方开展活动，得到邻国资助和操纵。摩洛哥的自治建议体现了反映当前现实的一种自决形式，而摩洛哥保证大量资助南部各省的发展，已经鼓励了在廷杜夫难民营中被封锁的撒哈拉人返回家园，遏制了恐怖分子流向撒哈拉。考虑到撒哈拉人确认希望保持摩洛哥公民身份，寻求区域稳定的愿望，委员会应采取行动，让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而安理会也呼吁采取政治解决办法。非洲不能再次经历自决或独立失败所引起的动荡和战争。因此，希望生

活在和平与安全中的大多数撒哈拉人争取自治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超越非法少数人的要求。

22. **Jensen 先生**作为前任特派团团长兼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发言说，西撒哈拉争端仍然未决，根深蒂固，而区域内恐怖主义团伙的威胁又要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防止暴力复发。安全理事会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包括联合国重新发挥作用，这在潘基文秘书长于 2016 年 3 月访问波利萨里奥阵线营地后，看来更有希望。摩洛哥自治提案确实提出了一个有希望的起点，特别是鉴于摩洛哥正在进行积极的新的改革措施。此外，摩洛哥表示打算返回非洲联盟，但这取决于驱逐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动议是否成功，因为联盟内不能有两个成员声称代表同一个国家。需要做出创造性妥协，兼顾摩洛哥的决心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愿望。在过去，不作为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利的选择，但现在，这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利益。

23. **Assor 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说，他过去对廷杜夫难民营 40 年以来被监禁者的悲惨处境及其情感、身体和心理影响的描述，都没有促使委员会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他述说的罪恶灾难。他呼吁关闭这些可怕的难民营，敦促委员会考虑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提出的最新提议。这一提议被誉为目前最为进步的提议，有望结束这场灾难，为廷杜夫难民营的家庭带来更光明的未来，让他们同其他人一道设法逃脱出来，融入摩洛哥。

24. **Wilson 先生**(国际撒哈拉友谊协会)说，偷窃自然资源只是生活在西撒哈拉、在摩洛哥占领下的撒哈拉人所经受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之一。全民投票是最终结束所有这些侵权行为的关键。

25. **Bahajoub 女士**(家庭保护)指出，花言巧语是用来获得优势和控制，掩盖真相；必须听取所有观察和经历了廷杜夫难民营中许多不公正行为的人的证词。虽然摩洛哥经常受到审查，并努力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平等的民主国家，但波利萨里奥阵线继续奉行封闭政策，理应受到国际压力，在这些难民营进

行人们一直要求的人口普查。尽管波利萨里奥阵线声称，在撒哈拉社会中妇女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被剥夺的行使行动自由权必须得到保障，必须向妇女提供特别保护，使其免遭他们性虐待和社会虐待。相反，西撒哈拉的妇女享有与摩洛哥妇女同样的权利，特别是根据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家庭法之一，得到法院的保护，得到官方承认的组织的社会援助。摩洛哥在执行其自治计划时确实努力保护和改善公民的生活，妇女积极参与投票，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发挥作用。与此再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故的波利萨里奥阵线秘书长任职 40 年之久，而其继任者是提出的唯一候选人。

26. **Warburg 女士**(人人享有自由)说，成千上万名难民被阿尔及利亚支持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长期囚禁在廷杜夫难民营，生活条件正在恶化，基本人权，包括行动自由仍然遭到忽视。应准许难民署立即进入，以便登记和评估依靠人道主义援助、但援助物资被波利萨里奥阵线出售的难民的需要。她概述了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因营养不良，以及因缺乏教育和就业而造成的绝望、贫困和依赖，并补充说，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犯罪活动及其对恐怖主义团体的援助带来了更大的危险。摩洛哥的自治计划将为撒哈拉地区的创业人才创造机会，减少依赖，增加稳定和繁荣，给未来带来希望。廷杜夫的撒哈拉人应同生活在摩洛哥南部的撒哈拉人一样体面生活，必须从营地中把他们解放出来，与家人团聚。

27. **Ayachi 先生**(阿尔及利亚人声援撒哈拉人全国委员会)说，在摩洛哥非法占领西撒哈拉的 41 年中，撒哈拉居民每天受到压迫，他们最基本的人权遭受严重侵犯。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也因摩洛哥违反国际法而被无耻地掠夺，摩洛哥还利用拖延手段，阻止任何认真的正式谈判，尽一切可能阻止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决全民投票，一贯蔑视国际社会。他补充说，关于转移人道主义援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援助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下分发的，受援助者也在场目睹。至于声称阿尔及利亚政府对送往营地的货物征收增值税，这是完全是捏造。总之，联合国必须履行

其承诺，举办全民投票，落实撒哈拉人在 1991 年选择和平，唾弃战争时给予联合国的信任。

28. **Al-Jabari 先生**(巴勒斯坦人-摩洛哥人友谊协会)说，他本人在 2015 年亲眼目睹南部地区发生的全面复兴，其归功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奉行的开明政策，摩洛哥政府为这些地区投入的大量金融投资。摩洛哥关于在摩洛哥主权下实行广泛自治的提议，为争端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提议十分认真，可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与冲突另一方不容妥协的态度形成对照。此外，除非阿尔及利亚承担起作为这场冲突主要一方的责任，否则不会有任何解决办法。对于摩洛哥来说，撒哈拉问题是生死存亡问题，而非边界或谈判其统一和主权的问题。

29.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强调指出，不允许在会议室把阿尔及利亚作为冲突观察者以外的任何一方，并要求发言者尊重这一规则。

30. **Laasel 先生**(摩洛哥)也就程序问题发言，指出认为阿尔及利亚不是冲突当事方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 1975 年西撒哈拉回归摩洛哥时，阿尔及利亚对摩洛哥采取了军事行动。

31.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自己没有发言，只是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希望这一问题受到尊重。

32. **主席**提醒各位发言者将发言限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

33. **Laasel 先生**(摩洛哥)说，程序问题是在回应有人提出的意见，并回顾说，在委员会上一次会议上，并没有人打断含有针对国家的指控的发言。**Laasel 先生**表示，最好能效仿这一尊重言论自由的例子，注意聆听独立请愿人关于他们完全熟悉的问题的证词。关于其观点，**Laasel 先生**补充说，连联合国秘书长也认为阿尔及利亚是冲突的当事一方。

34.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重申，他说话只是为了确保遵守程序，即请愿人不得提及阿尔及利亚，除非是在谈论该国作为正在进行的进程的观察者这一公认的地位。

35. **Laassel 先生**(摩洛哥)回顾说,1974 年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在大会发言时,称本国是这一问题的当事方。

下午 4 时 30 分会议暂停,下午 4 时 40 分复会。

36. **Al-Jabari 先生**(巴勒斯坦-摩洛哥友谊协会)继续发言,表示被关押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的人权公然受到侵犯事件没有得到审查,现在应该在国际监督下对营地居民进行普查,以便确定他们的确切人数,并防止原本用于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被贩运到邻国。

37. **Riveros 女士**以政治学家和顾问的个人身份发言,表示需要采取现实办法处理西撒哈拉问题,她强调指出摩洛哥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自由选举、激烈的公开辩论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等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她表示,已适当查明了南部各省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以通过特别重视青年的参与式统筹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福祉。除鼓励工商业从而鼓励创造就业和财富的举措外,多个经济部门正在复兴,现已实施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增强了人民的权能,使人民可以掌握自己的发展。许多文化、体育和教育设施的建立,特别有益于青年、妇女,事实上也有益于微型企业。简而言之,尽管存在持续的冲突,但本区域的总体发展丝毫不衰,继续前行。连以前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包括男子和妇女)在参加 2015 年举行的省级选举之后,现在也已成为摩洛哥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38. **Vargas Osorio 先生**(民主观察所)指出,波利萨里奥阵线没有合法资格宣称代表西撒哈拉居民,西撒哈拉居民绝大多数在摩洛哥的法律框架内自由行使其公民、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承认摩洛哥法律和机构的主权。与此同时,波利萨里奥阵线关押了一群撒哈拉公民,将他们与摩洛哥的家人分开,企图破坏该地区的现状。事实上,他的组织对民主指标进行的比较评估表明,波利萨里奥阵线作为政治运动代表现在几乎不存在。摩洛哥南部各省的居民定期参加选举。该地区选民的投票率通常很高,包括踊跃参加 2011 年关于摩洛哥新宪法的全民投票,这清楚地表明这一选民群体对社区和对加强摩洛哥民主的坚定承诺。摩洛哥

是国际社会所维护的进行政治变革、保障全体人民行使基本权利、从而使所有人均能充分参与致力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典范。

39. **Boussouala 女士**以民间社会活动家和撒哈拉人的个人身份发言,感谢所有为生活在难民营中的撒哈拉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捐助者,这些援助帮助减轻了他们在恶劣沙漠气候中的痛苦。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一方面要求这些捐助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却对这些民众的人数、基本需求和离开难民营的愿望等方面知之甚少。因此,她想知道是什么阻碍了进行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对其他地方的难民来说是正常的程序,同时还要进行约谈,以确定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不过,困在相当于开放监狱里的撒哈拉人的主要优先事项是获得自由,逃避对 40 多年受到的封锁,因为最终会杀死他们的不是饥饿,而是封锁。

40. **Vázquez de Lara Cisneros 先生**(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说,新《摩洛哥宪法》特别重视南部各省的文化特性。据此制定的国家文化政策保障了当地居民的文化权利,并保护其免受社会、政治和经济排斥。因此,在帮助促进撒哈拉文化的独特方面包括哈桑尼要素的同时,《宪法》通过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将其序言中提到的多种组成部分全部汇集在一起,进而帮助巩固和维护民族团结、身份特性和遗产。因此,南部省份文化活动蓬勃发展,参与促进哈桑尼文化的组织获得更多赠款。摩洛哥的自治计划也效仿《宪法》,考虑到了该国丰富文化特征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指出,拟议的撒哈拉自治区人民应在其区界内对包括哈桑尼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事务行使权力。

41. **Agozino 先生**(阿根廷地缘战略和政治事务研究所)说,正如相关国际条约和其他文书所承认的那样,撒哈拉是摩洛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自己的族裔和宗教特性。此外,根据国际法院的裁定,摩洛哥有权捍卫其领土完整和对撒哈拉的主权,并且有义务寻求和平和现实的争端解决办法。因此,该国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旨在让生活在南部省份的人抱有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相比之下,波利萨里奥阵线声称代

表撒哈拉人民并没有法律依据，部分撒哈拉人民在廷杜夫难民营受到该阵线的铁拳控制。该阵线是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威胁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本为了减轻营地居民痛苦的资金和援助用于自己的利益，还从事从贩毒到绑架等各种犯罪活动。必须追究其成员包括其秘书长危害人类的罪行。

42. **Cosentino 女士**(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说，有数目不详的撒哈拉人被违背意志关押在廷杜夫难民营中，其条件之恶劣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些人中，儿童占大多数。除了生活在军事区的相关风险外，这些儿童还遭受物质剥夺，罹患本可预防的疾病，缺乏教育。波利萨里奥阵线并不关心他们，而只是利用他们做宣传，更侵犯他们的人权。这些儿童不仅由于自身的经历而遭受创伤，而且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还经常受到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灌输，排斥自己原来的家庭。波利萨里奥阵线还通过招募儿童兵、强迫他们结婚或将他们当作奴隶，剥夺了许多人的童年。鉴于这些情况，她敦促委员会强烈呼吁采取行动，在廷杜夫难民营组织人口普查。

43. **Garrido Vidal 先生**以记者和研究员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阵线自西撒哈拉冲突开始以来就有效地利用宣传扭曲和捏造事实，从而推进自己的议程，隐瞒廷杜夫难民营的极端困苦。在该难民营中，只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才有权有势，获得经济资源。波利萨里奥阵线采用操纵策略的一个例证，是其总是将任何死于暴力的撒哈拉人视为烈士。**Vidal Garrido 先生**描述了一个他自己曾报道过的事件。他讲述了 **Mohamed Lamin Haidala** 的故事，这名撒哈拉青年有暴力犯罪记录，包括毒品犯罪和持刀犯罪，为此曾多次入狱。然而，当他在家乡阿尤恩因毒品引起的抢劫中受重伤死亡后，痴迷于将南部省份描绘为缺乏一切人权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将其奉为革命烈士。

44. **Sams 女士**(安提阿社区教会)说，按照秘书长的要求，不偏不倚地公正报告西撒哈拉和廷杜夫难民营的人权问题，将需要在两地进行实地调查，以提高可信

度，消除任何有偏见的看法。由一个可能被视为有偏见的组织如“人权观察”进行两个星期的监测，不能算是对权利、自由和侵权行为的公正评价，特别是当波利萨里奥阵线关于营地活动问题的答复被照搬时。另一方面，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不会将这些答复当作事实来接受。**Sams 女士**询问决定廷杜夫难民营法治的是不是阿尔及利亚，她指出，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报告包含了许多侵犯人权的例子。简而言之，联合国应通过平行报告等平衡的方式监测这些侵权情况，从而展现公正。

45. **It 女士**(印度尼西亚亚齐 Ar-Raniry 国立伊斯兰大学)说，遵循一个实现少数群体权利及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等其他权利的路线图，可以成功地完成关于和平解决所有与自决有关争端的谈判。自决为公民民族主义创造了基础，公民身份建立在一系列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而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现代论述则要以启蒙为基础。从亚齐争取自由斗争中吸取的教训是，对争端双方均有吸引力的有力的调解人以及和平解决方案，对于结束冲突至关重要，受影响社区参与应对和解决分歧的根源也非常重要。她表示，在亚齐的案例中取得的成功将会激励国际社会就摩洛哥关于撒哈拉人自决的提案采取行动，使争议领土上的撒哈拉人能够和平地生活并获得尊严和自由。

46. **Sherrill 女士**(求同与共牧师有限公司)提出了解决四个关切领域的办法，以期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她说，首先应紧急处理缺乏安全的问题，这威胁着西撒哈拉和萨赫勒-撒哈拉地区以及所有国家的稳定。例如，犯罪网络现在正在积极招募廷杜夫难民营居民，特别是青年，参与目前在营地附近主要走私路线沿线蓬勃发展的非法贸易。其次，应恢复按照难民署建立信任措施方案组织的家属探视，并将所有失散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内。第三，联合国应为建造从摩洛哥斯马拉到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的道路提供更有力的支助；第四，应提高透明度，确保波利萨里奥阵线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得到充分、准确的报道和记录。她敦促争取迅速解决冲突，结束仅仅试图使营地居民“舒适”的现状。

47. **Ayala Ochoa 先生**(秘鲁声援撒哈拉人民联合会)从一个自由、和平与发展价值观的捍卫和倡导者的角度说,包括撒哈拉人在内,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应该享有塑造自己未来的同样权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既没有为撒哈拉人落实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也没有为撒哈拉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声称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没有监测遵守人权情况的任务,这一说法很荒谬,摩洛哥武装部队违反停火的行为也是如此。西撒哈拉的占领者发动了一场资金充足的宣传战,对撒哈拉人犯下罪行,并在该地区埋设地雷。因此, Ochoa 先生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呼吁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视撒哈拉人民的人权,呼吁欧洲联盟绝不容忍对为贩运属于撒哈拉人民的自然资源打开方便之门的非法贸易协定。

48. **Moraga Duque 先生**(康复与希望组织)指出只关心自己政治目的的领导人对廷杜夫难民营居民令人无法容忍的对待,并表示,人们普遍认为,应该接受关于西撒哈拉政治、经济和行政自主权的提案。事实上,这项倡议受到了热烈欢迎,被认为是认真严肃、切合实际的,而反复提起的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想法则不符合这点,这一想法现在已是过时的概念。成立一个小型民族国家是不可行的,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本已面临极端主义危险的这一地区的安全,而拟议的自治计划则体现了某种自决,社会文化特性在一个政治稳定的框架内得到尊重。必须采取行动,将被隔离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彻底转变为和平、正义和发展的生活。为了这些人的利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结束冲突,为此应认识到,目前已在实施的撒哈拉人民的充分自治提供了最公正、最现实的解决办法。

49. **Pannocchia 先生**以记者和作家的个人身份发言说,廷杜夫难民营没有进行任何人口普查,这是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主要障碍,助长了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转到国外市场出售,使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高级官员获利。因此,尽管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多次提出要求,以便确定营地居民的需求,但这些官员

始终反对进行任何此类普查,这并不奇怪。反对普查还助长了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组织招募营地居民。因此,他呼吁阿尔及利亚同波利萨里奥阵线一起承担责任,授权在廷杜夫难民营进行人口普查。

50. **Pellegrin 女士**(Mimouna)呼吁采取行动,结束被隔离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撒哈拉妇女的痛苦,她们每天遭受各种心理、身体和性虐待,而对她们施加酷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人员却逃避了国际谴责。分离主义领导人控制着这些易受伤害的妇女,使她们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并遭受强迫怀孕的可怕罪行。事实上,她们被当作生育机器,以确保难民营有更多的人,从而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关于需要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宣传。难民营的粮食援助被公然转移、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最基本的权利遭到剥夺,对妇女造成了严重影响。**Pellegrin 女士**提及发生的几起强奸案,表示,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新秘书长在内,这些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必须到法庭接受审判。一些撒哈拉妇女在访问难民营时也被非法拘留,这表明妇女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

51. **Jamison 先生**以驻直布罗陀国际商业代表的个人身份发言说,他因人道主义工作和参与宗教对话而访问过许多国家,但从未看过撒哈拉人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但是,现在是寻求可行解决办法的时候,而不是指责。他在参加每年为讨论各自信仰并相互学习而组织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和平对话期间多次与廷杜夫难民营领导人同住,发现他们很友善好客。伊玛目、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和其他撒哈拉官员之间这一对话的开放性质,表明他们有能力与其他思想不同的人和谐相处。他忆及大多数难民营居民继续遭受赤贫,等待返回他们在 40 年前被迫离开的土地,表示希望,2016 年联合国能为撒哈拉人提供安全、正义和安全。

52. **Fabian 女士**(数据棕榈咨询公司)回顾了 she 访问过的撒哈拉难民营中的恶劣生活条件,赞扬一个自身极度匮乏的人民对她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盛情款待。他们欢迎她,与她分享他们所拥有的极少的食物和水,听她叙说,并邀请她回访。她访问难民营的原因是参加

前一位请愿人所说的年度和平对话。她也对关于宗教的交流感到印象深刻，这种交流在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这在当前难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其他文化时尤为重要。撒哈拉人在等待和平解决其冲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意和勇气，对世界和平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她呼吁委员会设法让他们返回西撒哈拉家园，因为家园可带来最大的喜悦。

53. **Marino 女士**(纽约城市学院)说，如果委员会不再关注很久以前犯下的违反国际文书的行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撒哈拉难民健康和福祉上，就会为恢复谈判创造更好的基础。尽管摩洛哥自治提案为双方提供了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专制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并不支持，这也许表明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其纯粹的意识形态事业脱离实际，领导人腐败，营地充斥着侵犯人权行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权国家摩洛哥正在稳步进行民主化，其公民能够成为有建设性的社会成员，而这个社会已经包含一个很大的撒哈拉社群。她建议重新界定自治并审查摩洛哥自治计划，特别注意第 12、13 和 18 段。就摩洛哥本身而言，必须更加努力发展其南部地区，并应为此密切监测确切的预算分配。

54. **El Ahmadi 先生**以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强调指出摩洛哥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进一步巩固该国正在进行的民主进程方面的作用，他表示，自该区域回归摩洛哥以来，撒哈拉各省同胞以越来越多的创纪录数量参加了选举活动和投票。他回顾了 2015 年 9 月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和社区选举，这些选举选出了代表，参加新成立的具有广泛权力、经宪法授权的区域委员会。真正的撒哈拉人赢得了撒哈拉各省区域委员会的席位，他们现在负有监督高级区域化计划执行工作的重大责任。政府还正在将大规模的资金注入这些南部省份的新发展模式，这是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西北非洲唯一可行的民主政体的另一个范例，该政体仍然遭受暴力、不稳定和各自为政的伤害。正致力于阻止摩洛哥发展势头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应停止顽固地追求其毫无意义、危险并且事实上不成功的游戏。

55. **Lenz 女士**(不遗忘国际协会)说，她的组织长期服务撒哈拉难民社区，从而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她从这一角度发言。最令人关切的是摩洛哥占领其家园后对撒哈拉青年造成的残酷影响，他们对僵局的挫折感、愤怒和痛苦正在深化为敌意、愤怒和绝望。此外，他们还被激进团体包括摩洛哥境内的激进团体劝诱，卷入暴力。然而，许多人正团结起来抵制这种威胁，和平而坚决地为撒哈拉人民争取正义，在等待全民投票的同时提高声音，向全世界讲述他们独特的撒哈拉身份和文化，以及对撒哈拉民族国家的渴望。必须密切注意这些声音，因为难民营中的当前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和平和所有人的尊严的未来，还是悲惨、暴力和不可控制的灾难。为此，她敦促落实撒哈拉人民公认的进行全民投票的法定权利。

56. **Basinet 女士**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演员、歌手和活动家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她认为阻止发声和让一个民族无法参与媒体话语造成的代价，等同于以其知识产权和实物资产的价值交易并攫取该交易所得。对未来来说，和谐有序的声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人们再也不能忍受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自我和傲慢的氛围下。目前的例子表明，那些少数者得到了奖励，脆弱群体受到践踏，疏远偏见继续产生。但是，她对撒哈拉难民的访问告诉她，当整个社会疏离时，世界不可能蓬勃发展；敌人也必须视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予以接受；自决有助于让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出声音；并且必须保持心灵、灵魂和思想抵御一切反对的力量。总而言之，必须停止将整个社区排除在和平对话之外。

57. **Boudjedra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呼吁将青年纳入正在讨论的政策制订和决策过程中。非洲最后的非自治领土西撒哈拉的居民，在过去 40 年里被迫作为难民或被殖民者生活，其在自己土地上自由生活和管理自己的权利遭到剥夺。年轻有抱负的撒哈拉人曾有过梦想和期望，但难民营生活的艰难或摩洛哥统治的压迫使他们的梦想和期望破碎，死亡或绑架成了每日的梦魇。他们被剥夺了作为有权能的公民表达自己、

捍卫自己的身份、自由行动和选择自己政府的合法权利。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越来越不安、愤怒、沮丧和绝望，这为激进化和受人操纵开辟了道路，可能对一个日益不稳定的地区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历史证明，只有通过正义、平等和善政才能实现安全与稳定。因此，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的现状不再是可持续的了。

58. **Merghoub 先生**以一名科学和医学研究人员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民族自决权无可争辩，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而控制西撒哈拉的人几十年来一直拒绝让这一争议领土拥有自决权，进而剥夺了撒哈拉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隐私和健康等基本人权。撒哈拉人民一直是警察不当行为、酷刑和不公正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不允许举行集会支持自决。生活在难民营中的撒哈拉难民的福祉更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撒哈拉人需要稳定、安全和发展空间，但却被剥夺了文化和公民权利，如果他们申请政治庇护将会面临拒绝。他补充说，非政府组织经常谴责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并指出，欧洲联盟从未承认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的一部分。

59. **Sassi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强调殖民地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他说，国际社会必须警惕开采属于撒哈拉人民的自然资源，这一行为最近已被欧洲法院宣布为非法。国际社会还必须谴责占领其领土的摩洛哥有计划地破坏撒哈拉社会，摧毁所有可能声称代表它的实体，剥夺其自决权，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规则，与此同时世界却保持沉默。摩洛哥还通过侵犯人权和滥用犯罪暴力等一切可用手段，反对所承诺的全民投票。鉴于该争端更广泛的区域影响，一些人认为，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作为创始成员的非洲联盟应在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是国际社会承担起责任，使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获得自由并结束撒哈拉人民长期苦难的时候了。

60. **Ortiz As  先生**(加纳利撒哈拉论坛)描述了撒哈拉人被迫在廷杜夫经受了 40 多年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不宜居、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并表示，很大一部分妇

女患有贫血症，儿童患有营养不良和慢性疾病。将国际援助转售于撒哈拉以南市场的数量之大，促使欧洲官员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发送人展开质询，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对此负有责任。在流亡中出生和长大的撒哈拉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绝望，这在摩洛哥自治提案无法提供希望的情况下无疑为宗教狂热和暴力创造了一个温床。难民营居民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包括行动自由，尤其是在西班牙与收容家庭一起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的妇女，行动自由这一权利被剥夺。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对这种剥夺自由的行为负有最终责任，应将其作为犯罪行为加以惩罚。撒哈拉人民完全了解难民营状况背后的原因，其中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腐化和独裁以及人民对其领导人缺乏信任。摩洛哥致力于人权和经济增长，已使撒哈拉地区受益，这必将促进被扣押在阿尔及利亚地狱般的难民营中的人回归，促进他们的社会经济繁荣。

61. **Brahim-Bounab 女士**(阿尔及利亚议员)说，撒哈拉人民在暴虐的占领者手中遭受了 40 年的剥夺，占领者除其他外，还操纵国际社会，阻碍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占领者现正阻碍联合国在西撒哈拉开展工作，违反已实施的停火，从而违背其举行一次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的承诺。阿尔及利亚不是争端当事方，而是不断努力建立睦邻关系，不遗余力地支持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保障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现在应该采取措施加快全民投票；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国际机制，监测西撒哈拉被占领土上的人权；并加紧一切努力，制止摩洛哥占领者对撒哈拉人民的攻击。最后，她赞扬撒哈拉妇女在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毅。

62. **Lyes 先生**(阿尔及利亚议员)说，撒哈拉人民在为解放自己的家园作出牺牲后长期遭受苦难，现正为自决和公正解决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的未决问题进行和平斗争。他谴责占领者在撒哈拉领土上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危害人类罪，并同意前一位请愿人关于建立人权监测机制以及需要加快全民投票的意见。他补充说，还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撒哈拉平民；释放所有被羁押的撒哈拉人；谴责摩洛哥武装部队犯下

的所有暴力、酷刑及法外逮捕和审判；并停止不断掠夺撒哈拉人民的自然资源。阿尔及利亚重申对世界各地遭受迫害的人民的长期支持。阿尔及利亚确实不是

争端当事方，但呼吁达成能保证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选择。

下午 6 时 05 分散会。